

# 怎样走上战斗道路的

德永直著



# 怎样走上战斗道路的

[日本]德永直著

储元熹 林玉波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日本 德永直  
战列への道

本書根据青木書店 1953 年版本譯出

怎样走上战斗道路的

原著者、〔日本〕德永直  
翻譯者 龔元熹 林玉波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94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：5 7/8 字数：109,000

1959 年 4 月第 1 版

195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5,000 册

統一書号：10078·0545

定 价：(九) 0.52 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收进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1925年到1939年期间所写的九个短篇小说。有的是作者对自己幼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，流露出了勤劳劳苦的农民的生活感情，如“馬”“战争杂记”“畸零人”“最初的记忆”等；有的描写了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，如“眼”，“参加战斗的行列”，“在工会红旗下”，“辛勤的一家”等；“八年制”写出了，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，对连饭都吃不饱工农子弟家庭，是怎样一个无情的讽刺和严重的威胁。这些短篇都是作者在工厂做工时期的业余创作，在日本是作为可以供业余学习写作的青年参考而编辑出版的。

## 給初學寫作的人

人家一般都說我是以處女作“沒有太陽的街”而登上文壇的作家。誠然，我的作家生活，是以“沒有太陽的街”為契機的，可是長期在工廠里做工的我，難道在“沒有太陽的街”以前，從未寫過別的東西嗎？

文學並不是一蹴而就的。我在工廠里曾經寫過許多別的東西。要是沒有那樣的寫作基礎，即使我亲身体驗了“沒有太陽的街”的鬥爭生活，也不可能寫出那樣的長篇小說。

這次因青木書店的慫恿，把“沒有太陽的街”以前的作品，也就是工廠時代的作品，收集在一個冊子里。編輯部的意見，認為可以充作業餘學習寫作的青年的參考。還是1929年，在印刷廠里那年（發表“沒有太陽的街”那年），不加推諉地收集在最初的短篇小說集“能率委員會”里面的，就是“馬”“戰爭雜記”“畸零人”“眼”等几篇作品。以後，就一直沒有把它們收進別的集子里，所以讀者也許會覺得陌生。內中那篇“馬”，1935年前後，曾和高爾基、魯迅、小林多喜二等短篇小說一起收入“小小的花束”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又被譯成捷克文，可能有些人已經讀過了。

“馬”“戰爭雜記”“畸零人”三篇，都是1925年寫的，那

时正是日本共产党成立后第三年(那时我还不清楚党的存在),关东大地震的第二年,正是反动势力嚣张,而工人解放运动激烈的时期。也正是我们共同印刷厂(当时是博文馆印刷所)里三千职工,在1924年5月举行了划时代的大罢工,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,而给予当时的左翼工会的全国组织“日本工会评议会”的成立以甚大影响的时期。文学运动方面,正是“播种者”以来的运动,发展成为以“文艺战线”为中心的运动,更因受到劳农派(以山川均、堺利彦为中心)和共产党(以渡边政之辅、市川正一、德田球一等为中心指导者)的政治影响而开始分裂的时期。那个时候的我,一直局限在工厂和工会的小圈子里,对当时的文学运动一点儿都不了解。但是因为我們最初的“出版从业员工会”里文人很多,又因为我認識青野季吉、金子洋文、佐佐木孝九等几位工会的老前辈,所以我所写的东西,常給他們看。因此这些作品偶然留在手边。这以前,也曾写过一些別的东西。我記得曾請青野季吉看过两三篇,金子洋文看过五六篇,最近逝世的新居格看过两篇,或許还有別的,可是現在記不起来了。請青野看的東西,內中有一篇(原稿七十頁左右的短篇小說)很受他的贊許,曾經推荐給当时的“解放”杂志。还記得那时听到下一期就可以发表的消息,得意非凡。哪里知道遇着那次大地震,原稿和解放社同时化为灰烬了。那是1923年的事情。

因此,我的写作并没有确确实实的老师。因为大家都忙得很,我又很少休假,甚至连应该怎样学习写作的常識都

不清楚。除了拿到工会办的刊物去发表以外，未曾投过稿。当时也没有今天那样的文学小组，文学团体也还没有发达到深入工厂和农村。

再也没有比我的文学习作更马虎的了。大部分东西都丢失了，没有收入这个册子里。其中很多是受到通俗小说的浓厚影响的。在这一点上说，小林多喜二虽则比我年轻四岁，可是由于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读了许多文学理论和世界大作家的作品，大大的有助于他的文学写作，只要一读他全集的初期作品，就可以了然了。

我的初期作品，都是些自发式的东西。在印刷厂里做着工，利用休假日子，把偶然的感触记录下来，所以大都是短篇。利用假日的前夜，来个通宵达旦，第二天一气呵成地写出来的。作品的风格，旧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很强。所以象我们这类工人出身的作者，在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以后，很需要加强文学方面的基本学习。可是一登上文坛，往往随声附和，骂协会以外的作家们说：“什么东西，这些资产阶级的作家们！”其实，日本文学的历史是怎样，某个作者的作品内容又如何，对于这类问题，自己还一窍不通。直到1933年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解散那年）至1937、38年间，才懂得了一些。在那四五年中间，开始读了许多作家的作品。这以前，虽则也曾读过，但只是随便看看罢了。

这一时间，我非常苦痛。一方面也是当时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作家们的共同苦痛。而在我这方面，还有别人所

沒有的苦处，那就是作为一个作家而欠缺正規的基本訓練，那是工人出身的作家所独具的苦痛。关于这层，将来有机会再談。不过，今天的工人阶级、日本共产党和民主主义文学团体的力量都壮大了，即使在职工人，也能够学习了，紧要的还在不屈不挠地从許多作家学习許多东西。

总之，在我看来，文学作品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就是作者把主题，亦即把他在实际生活中和斗争中所体验的结果，用艺术手法加以更现实的渲染或概括而已。既不是空想，也不同于实际经历。农民和工人，的确沒有那么多的时间；但是写小说也并不只以时间为条件的。劳动人民有利的条件是：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斗争着，有很丰富的题材。尽管写作技巧幼稚，却具备着写出不朽的东西的因素。我的所以搬出“馬”“战争杂記”“畸零人”等篇，也只是想让大家在这方面有个参考罢了。

“眼”也是“沒有太阳的街”以前的作品。“参加战斗的行列”和“在工会紅旗下”虽則是后来的作品，前者未免粗糙而通俗，不过也还表达出一定的意識。“在工会紅旗下”这篇东西，在外国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形，在日本，每逢新年，工会里总悬挂起紅旗来祝賀，并且聚集了会员們作斗争的誓言，这个习惯相沿已久了。“最初的记忆”是1939年写的，内容和“馬”有些重复，但中間已相隔十五年。十五年間，究竟起了怎样的变化，留此一篇，給讀者做个比較，也是有趣的。

著者 1952年11月17日

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給初学写作的人.....  | I   |
| 馬.....        | 1   |
| 战争杂記.....     | 7   |
| 畸零人.....      | 27  |
| 眼.....        | 41  |
| 参加战斗的行刻.....  | 49  |
| 在工会紅旗下.....   | 78  |
| 八年制.....      | 96  |
| 辛勤的一家.....    | 125 |
| 最初的记忆.....    | 153 |
| 解說(藏原惟人)..... | 173 |

## 馬

我爱馬。

要是拉大車的馬，就更覺可亲。

那些鞍轡整齐，馱着公子哥儿，毛色光澤，姿态漂亮的馬，我是不喜欢的。因为倒象我自己受了侮辱一般。

馬，各种各样都有，有性子十分暴烈的，也有神經銳敏、半瘋狂的。而我呢，就連那性情暴烈的馬，也还是喜欢的。

可怜的馬！

逍遙自在的馬！

凌厉不可一世的馬！

放牧在曠野里的馬，有一种都会里的馬所沒有的令人喜欢的地方。

馬有两只比别的动物大得多的眼睛。它那藍里透黑的眼珠子，真大得可以。

长长的睫毛，反映在眼珠子里。当走累了还非赶路不成的时候，睫毛輕輕地动了两下，大点子的泪珠自然而然地浸湿了瞳人。

看到馬掉眼泪的时候，不由得自己也被引得掉泪。

我十四岁，弟弟十一岁的那年。

平常总是我和父亲两人赶車，可是因为父亲病了，我只得和弟弟两个牵了馬出去运东西。

有一天夜里十点鐘的时候，車上載滿了用冰冰好的魚，我們兄弟两个必須赶到离家四十多里的檀木鎮去。

我那匹馬是八岁光景的一匹紅鬃馬，我手里拿了繮繩，弟弟拿了灯籠赶着路。

可是走出街鎮，剛来到田野里，弟弟似乎已經累了，因此我就讓他坐在大車上，边断断續續地唱着山歌，边赶着路。

漆黑的夜晚，天上不見一顆星。一望无际的曠野，那种凄涼的景况，要是都会里的孩子們，決不敢单身行走，可是由于我們經常随着父亲来往，所以还不怎样感觉凄涼。

才赶了十八九里路，似乎天要下雨的样子。不知什么时候在車上睡着了弟弟，被我叫醒了起来，把油布盖在大車上。

我和弟弟十分耽心。因为昨天也下了雨，今天再下的話，金釘那个难关能过得去嗎，心里开始发愁。

剛走过一棵松的茶館，雨嘩啦啦的下起来了。

“糟糕啦！”

我发愁了，一边拉住馬，給它盖上草蓆，免得着凉；一边抬头看那漆黑的天空，打量着云气和雨脚。

这經驗还是从爸爸那里学来的，看到大片烏云从西南角漫山遍野地推过来，滚滚地推到云层比較薄的地方去，把

天空遮蔽了，我知道这一下要有大雨来了。

轉眼間我和弟弟的短衫都湿淋淋的了。雨衣就只爸爸那一件，我就讓弟弟穿了，因为他手里提着那小田原大灯籠，他想不讓雨把灯火澆灭，正弯着腰遮蔽着灯籠哩。

我心里虽則在想这下可糟糕啦，却还鼓足勇气，拍拍馬的头頸，上坡子的时候，一边吆喝着“哦吓，哦吓”，一边赶着路。

道路愈来愈泥濘，我心里也更覺不安了。沒有赶过大車的人是不知道这种滋味的，再也沒有比道路泥濘更使我們焦心的了。

雨下得愈来愈紧了。

虽說是初夏时光，但已深更半夜，身子被雨淋得直哆嗦。

馬也似乎走累了，老把它的头臉貼到我身上，脚步放得慢慢的。

可是我想到这场雨不是一两个鐘头就能停住，再說時間愈拖得长，金釘那个难关就愈不容易过，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使勁拉了两下繩，决心拉着馬赶路。

搭載的东西太重了也不妥，所以再也不能讓弟弟坐在車上了。

“給我快走！走走路能暖和起来的。”

我大声把弟弟叫下車。在那一步一跌的烂泥地里，弟弟还是鼓起勇气走着。可是由于他身材矮小，两只脚踩进泥淖里拔不出来，身子一歪，就把灯籠弄灭了。

“这个笨蛋！給我好好走呀！”

性情暴躁的我，明知不該那樣做，却猛的举起腿来踢了弟弟一脚。

走着走着，终于快到我們赶大車的最最惧怕的难关金釘了。离开那陡峭的坡子还有百米步光景，我就拉住了車讓馬休歇。

“阿哥，这坡子能过得去嗎？”

弟弟渾身是泥，提着灯笼抬头問我。

“有什么过不了；……”

我满怀自信地說。从車厢里拿出一把镰刀，借着灯光割了些草給馬吃。馬似乎十分疲乏了，嘴边銜着草，直喘气。

看到連草都不想立刻就吃的样子，弟弟就說：“阿哥，馬是累透了呀。”

我摘下帽子，从路旁水洼里舀了些混泥水給馬喝。

我們两兄弟坐到車上，吃了凉飯糰子，給雨淋得湿漉漉的腌蘿卜片，沒一絲味儿，可是肚子却装饱了。

乘着雨势稍杀的当儿，我們拉开了繮繩。弟弟拾来一段竹棍子，走到馬的那边。

“走吧，劳駕您啦！”

边說边拍拍馬的头頸，馬也似乎懂話，抖动一下身体，前脚嘎噠地站定了。

“哦吓！哦吓！”

我把繮繩扣着車轅，套在肩上拉着，想把大車赶到陡坡

的平坦处。弟弟跑在車子的旁边，用竹棍子打着馬的屁股。

道路泥濘得寸步难行。車輪几乎一半埋在泥淖里。而那狭窄的山路的左侧，就是二丈高的断崖，下面是如同沼泽一样的庄稼地。

“好啦，再一猛劲儿，就过去啦。”

話是这么說，可是那个时候，人和馬已經精疲力尽了。

“哟！”

馬拚命拉，人也拚命赶，可是那泥淖就象把車子胶牢了，一动也不动。

車子上的魚，必須趁天亮以前送到植木鎮的批发商店里去，要是送迟了，就不抵用了。

車子稍稍前进了。

“哦吓！哦吓！”

弟弟泪汪汪地用竹棍打着馬屁股，吆喝着。

車子拉上坡一大半光景，馬走不动了，前蹄一失，一屁股坐在泥淖里。要想卸下車子上的东西吧，两个小孩子的气力是不够的。

“畜生！真沒种。”

我心煩意乱，使劲拉馬的鬃毛，可是馬就象死了一般，只略略摆动着头，两条前蹄怎样也无力站起。

“阿哥，怎么办呢？”

弟弟怯生生地捧着灯笼坐到泥地里。灯光之下，照見馬頸紧靠着他，馬的两只大眼睛里含着一眶眼泪。看到这幅情景，我也沉不住气，兄弟两个紧靠着馬头，呜呜咽咽哭

起来了。

等了一个镜头光景，我們得到也是去植木鎮的过路人的帮助，好容易才翻过了那坡子。从此以后，我見到拉大車的馬，就从心坎里涌出亲近的感情，因为我觉得世上沒有比馬更忠心的动物了。

馬不仅会哭，也常发笑。可是，东京一带地方，欢欢喜喜会笑的馬，似乎就不多見。

(1925年6月7日)

(儲元煊譯)

## 战争杂记

日俄战争究竟为什么打起来，俄国怎样压迫侮辱了日本，因而使日本政府那样地煽动日本国民的同仇敌愾，不惜把几万同胞的尸首暴露在满洲的草原上？当时还只七岁的我，是不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的。

由于村长以及退役军人分会会长们在村人中间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，散播“俄国佬不好，红胡子不好”那类话，来煽起血气方刚的青年们的愤怒，使年轻人都异口同声地那样宣传着；连我们小孩子都拗着舌头叫嚷着“红胡子俄国佬，克鲁鲍特金”。打架的时候，只要骂上一句“什么东西，你这个俄国佬……”就算充分侮辱了对方。

我的爸爸是个没有熟练技术、专给人家打短工的，这几天，天气虽则那样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灰溜溜的没精打采，也不出去打短工，只在附近亲戚人家东兜西转。

有一天，舅舅、外公和我爸爸，就坐在我家门口的狭窄的横档①上，喝起酒来。脏手脏脚的媽媽，鼻子里发着呼噜呼噜的声音，在给他们斟酒。



这个景象，我出世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我爸爸平常从来不喝酒，何况还有媽媽給他斟酒，这情景我确实是第一次碰到。

我茫然坐在板門的入口处瞧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外公用他那干癟的手拉着我的手走到橫档跟前爸爸坐的地方。和我一道玩的妹妹看見了，因而也哭喪着臉跟在我背后走了进来。

这时爸爸的臉色和平常完全两样，撫摸着我的头，講了些什麼，可是我却听不真。

外公从旁就插嘴道：“你的爸爸要打仗去了，你要听话，乖乖地玩——知道么？”

我点着头，心里也明白爸爸是去打俄国佬的。至于骨肉分离的悲哀，在我是半点儿也不觉得。只是爸爸既沒有拿刀，又沒有拿枪，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有些不够味儿。

过了两三天，爸爸就离了家。大概是乘我們还睡着的时候，不是清晨就是半夜里，出征去了。

“媽媽，仗是在什么地方打呢？”

有一次夜里，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姊姊睡在媽媽两边，曾經問过这样的話。自从爸爸离开家，媽怕浪费洋灯里的灯油，一等到把夜里的活儿干完，馬上就关了門，鋪好床鋪睡

---

① 日本房子，大門进去有一小片泥土地或洋灰地，名叫“土間”。再进去就得脫掉皮鞋或木屐，踏上橫档，走进用席子鋪的正屋。橫档就是比泥土地高两尺，介于泥土地与鋪席之間的地板，普通有两尺多宽，一間屋子那样长。